

陳其銓闡揚書道的統系

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ethod of Colligraph System by

Chen-Chi-Cyuan.

陳欽忠

Chen Qin-Zhong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

摘要

陳其銓（1917-2003）為當代台灣書壇物望，特別是畢生以弘揚書道為職志，親身參與台灣書法由復興到蓬勃的發展，具有時代指標意義。回顧台灣百年書壇，對於他的書學成就，應予以重視。本文擬就陳氏一生書學成就中，勾勒其闡發與弘揚書道的統系，自建立以道為尊的中心思想，到兼工各體書法，進而藉由組織與出版推廣以及教育傳薪等種種作為，分別抉發其心裁之獨出，總而觀其架構之完備，為前輩書家所罕見，或可提供書法走向未來之借鑒與參考。文分六節：一、前言；二、中心思想—以道為尊；三、創作張本—精悉各體，更創新書；四、傳揚有術—組織與出版；五、書田勤耕—學塾並運，布種培根；六、結論。

【關鍵詞】 陳其銓、書道、綜體書、台灣書法

第一節、前言

二十世紀台灣書壇佔有一席之地之書法家，約可分為政治人物、文人、學者和專業四大類，身分容或相涉，亦各有其突出表現。但就宏揚書道，口頌心維，當作終生職志者，陳其銓（1971—2003）應屬翹楚。

相較於許多渡海大老在大陸已負盛名，陳其銓的書法精華歲月，是在上世紀下半葉開始的。來台時甫過三十歲的他，從海總秘書到省府委員，從文案代筆到書壇名家，親身參與台灣書法由復興到蓬勃的發展歷程，並居間扮演承先啓後的角色。一方面讀書敏求，以達理論與創作的高度，一方面借由所居公門的優勢，積極推廣，讓書道弘揚得以行遠。整體成就非凡，成為台灣百年書壇舉足輕重的人物。

方今兩岸文化交流重啓之頃，陳其銓闡揚書道成功之由，自建構理論奠基，繼之以各體創作張本，再借組織與出版傳揚，以及培育新秀，書道傳薪。統系宛然，可資借鑒之處不少，茲探討於下。

第二節、中心思想—以道為尊

一張全開的宣紙，上面寫著秦代李斯到民國于右任，總共十位書史名家的論書名言，句中出現「書道」兩字旁邊，用硃墨畫圈批點。這件未有落款鈐印，看似非正式的作品《書道語源》（圖 1），卻是陳其銓寶重異於他書的銘心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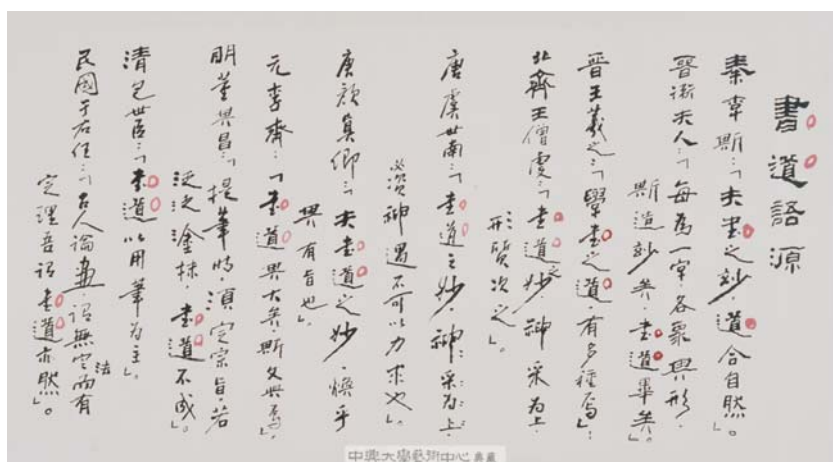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陳其銓《書道語源》，未繫年（約 2001 年作），141x72cm，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。2007 年興大舉辦「陳其銓墨寶捐贈展」，陳夫人告知此作為先生所重，特懸於諸展覽室入口。

有如章回小說的開卷詩，《書道語源》正是他闡揚書道的開宗明義篇，簡潔扼要地勾勒出古今書家對「書道」的共同見解。這個被東鄰日本據為已有的稱名，許多前輩書家早就不以為然，而今窮本溯源，自是以尊道為中心思想的陳其銓首要之務。本立而道生，繼而闡發之，云：

中國書道，綜合眾妙，通於自然，為中華文化藝術的結晶，也是品學心態的具體表現¹。

書道通於自然，後漢蔡邕已有斯論，唐代孫過庭「陽舒陰慘，本乎天地之心」之說，把書法等同於詩歌地位的原理，一語道破，奠定此後書家發言為書法佔地步的主調。陳其銓用時代語彙「中華文化藝術的結晶」做了呼應，同時兼收蘇軾「技進於道」的觀點，再把書法比附德性的儒家審美，納入他的理論中。精確地概括書道的全面意涵，形成他書法思想的核心，並且由此開出許多論述。

茲就其中較具陳氏個人風格的言論，略作發凡，以見其殊勝。論書道綜合眾妙時，說道：

書體結構，左右呼應，位置十分自然，正與建築學的原理相通。而筆畫運行，輕重快慢，俯仰迴旋，通於音樂節奏與舞蹈韻律。章法的安排，疏密穿插，則如夏雲隨風，變化不可端倪²。

書法與音樂舞蹈的關係，是當代書法美學的議題，累積的能量也已擴散到泛藝術領域，宗白華（1897~1986）、蔣彝（1903~1977）、張隆延（1909~2009）等人的倡導，功不可沒。陳其銓雖非專研，卻能以欣賞者的角度，游樂於其中，「其感受往往能得到心靈上的共鳴與滿足。」因此當他援用書法結構的空間藝術特質與建築相通，又以筆畫運行的時間藝術特性來比喻樂舞，點明彼此相對應的美學

¹ 陳其銓：〈談書道美〉，《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選集》（中華弘道書學會，2000年），頁122。

² 陳其銓：〈談書道美〉，《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選集》（中華弘道書學會，2000年），頁122。

特徵，應該沒有人會懷疑這不是出自他真誠獨到的見解，而這類論述在台灣前輩書家是著墨不多的。

其次，論書道與品學相通，也有妙喻：

藏鋒寓含蓄中求突破，中鋒為堂堂正正之立場，側鋒喻因應與變化，回鋒乃圓融之達成，露鋒則屬適時之表達³。

這是把書法視為道的載體，鑽之仰之，心手不倦，深造有得的體會，出於嚴謹方正的陳其銓之口，順理成章，絲毫不覺其牽強。原來法度有時而窮，賦予形象的譬喻，藉以提升揮運筆鋒時想像的空間，使書寫技法不再停滯於單向平面維度，長期以來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方法。例如相傳自漢末的「永字八法」，其實不過是點畫波撇而已，取其筆勢形似，用「側、勒、掠、磔」等代之，沈尹默認為「八法」應稱為「八勢」是對的。進而以「千里陣雲」「萬歲枯藤」等形象為喻，則「天地間可喜可愕之事，一寓於書」始有可能，此時回視橫平豎直，有如雲煙。陳其銓將自然物象的譬喻轉化為人情事理的比況，認為技法可通應物處世之理，則「縱橫觀筆陣，品學見風神」不難獲致。所謂「最高的技法是沒有技法」⁴，此時筆墨形跡，不過表相而已。陳其銓以人生哲學與筆鋒諸法聯繫之說，接近熊秉明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中「倫理派」的書論範疇，但他捨棄迂舊的部份，而以今時社會亟須導引的品德修養來詮釋，乃至文房用具人文內涵的闡發⁵，也都照應到，且落實於創作教學與推廣，可說是傳統儒家審美理想在當代書論的進步表現。

以道為尊的相關論書文句，經常出現在書法作品中，成為他書藝表現的鮮明特色。隨手翻閱陳其銓書法集，「道」字出現次數之多，比例之高，肯定是所有

³ 陳其銓隸書《筆法妙理》中堂，收錄《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》（台北，國父紀念館，1998年），頁79。

⁴ 陳其銓：〈書法的變化問題〉，陳其銓手稿。

⁵ 陳其銓：《隸書文房四寶的精神內涵中堂》，收錄於《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選集》（中華弘道書學會，2000年），頁82。文云：「筆的運作，為彈性與潛力的發揮；墨的研磨，猶忍耐與毅力的表現；紙的容納，寓親和與寬容的雅量；硯的質地，喻堅貞與細密的品格思想。」以品德修養比喻文房四寶的特性，堪稱一絕。

書家之冠。最特別的兩款，一是〈庚午論書詩〉，前後共寫成七件作品，此詩發表於陳氏始創「綜體書」後一年（庚午年 1990），詩的內容是：

筆法傳承源一脈，頓提轉折道兼通；
 篇章點畫情雖異，離合迴互理則同。
 氣韻風神窺品學，縱橫欹正顯機鋒；
 錯綜群體渾成趣，篆隸草真共冶融。⁶

所謂「篆隸草真共冶融」，正是他創新書體的宣示，特別是七式之中，庚午一年所寫即佔其四，見證他發明初期斟酌損益的過程，具有研究價值。此後，於甲戌年（1994）、丙子年（1996）、戊寅年（1998）各有書寫，風格變化，歷歷可數⁷。若非作者執意書道創新思維的闡揚，苦心孤詣地追索，何至於有此。

另一式《尊道》更是常寫，舉目所見，其形製有中堂、橫幅、小品，書體則有金文、小篆、隸書、楷書，而以隸書最多，配搭款識小語，形式隨之變化，寓經典莊重於往來人情之中，極可寶愛。用此《尊道》贈彼學校機關，無比適切，中興大學二十年前陳清義校長時代，偌大辦公室即懸掛隸書巨幅「尊道」鏡框，出入來賓無不稱讚，誰說不是書法人文景觀的最佳範式！由人書俱老的奇川先生寫來，特別「耐看」，書法結合文字內容所產生的感染力，有他種藝術所未逮者，由此可見。這讓我們想起于右任當年一再寫贈國大代表「為萬世開太平」句，寫的是書法，溢乎紙上的是襟懷，同出自無法忘情於理想的精誠，不能以重複書寫為疵耳⁸。

莊子論道云，以道為樞，「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」，陳其銓以尊道為中心思想，發為言論，圓融涵攝，凡所運行，無入而不自得。善哉姜一涵之言曰：

⁶ 陳其銓《庚午論書詩》，共有七件，其中丙子（1996）所書，收錄於《陳其銓八十書法展專集》，餘六件由中興大學典藏。

⁷ 陳欽忠：〈創新書法的宣言與實踐—陳其銓綜體書《庚午論書詩》系列探析〉，《2008年第六屆漢字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中，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，2008年），頁495-503，七式圖文說明皆載及之。

⁸ 偶見某學位論文，結以陳其銓經常書寫相同文句為疵。愚以為真知陳老寓道於書之誠者，當不以為病；且重複之作，尚可提供觀者尋繹書風遞變之跡，轉有可取。

奇川先生之所以兼擅各體書，且能融而匯之，貫而通之，全靠他在「書」的背後深藏著一個「道」。…對一個書家而言，「道」就是書家的良知、人格、學養⁹。

可謂真知奇川陳其銓者。先生體道之誠，落實之嚴，厚實了他書法藝術感動人心的力量，給予嚮慕者的導引與啓迪，將歷久彌新。

第三節、創作張本—精悉各體，更創新書

理論既已鋪陳，尚須具體創作張本，弘道效益始能推展。陳其銓各體書皆有獨到的成就，書法界已有不少論文探討，拙著《風規器識·當代典範》中亦曾略及一二¹⁰，茲再補綴數語。

陳其銓曾自述學書歷程云：

三十歲以前即已遍臨篆隸行草魏碑，四十歲後勤研書學及甲骨文，五十歲以後泛臨晉唐法帖，博覽經史子集及古今法書勝墨，並從事書論撰述及書法教育的推展¹¹。

自我要求如此周全嚴謹，且能篤實踐履，今人實不多見。試檢三十七歲所作《中正堂頌》（圖2），以唐楷融合《張玄墓誌》《張猛龍碑》而成，果然剛硬健拔，一如所期，實碑誌之上品，無愧文案高手。唯是峭拔拗硬之體，終非奇川先生性情本色，後來由方轉圓，改依北魏墓崖，晚期之作，與其人稟性契合，風神益顯。

壯歲所作隸書瘦勁，得《禮器碑》形神，弟子從風。後期專攻《張遷碑》之方整，攝取《泰山金剛經》之厚重，常用羊毫飽蘸墨汁之筆，運以顫掣澀進之勢，

⁹ 姜一涵：〈陳其銓先生書展觀後〉，《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》（弘道書藝會，1986年），頁4。

¹⁰ 陳欽忠：〈陳其銓—書藝弘道老而彌新〉，《風規器識·當代典範》（台北，藝術家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98-111。

¹¹ 陳坤申：〈書藝泰斗陳其銓教授小傳〉，《幼獅文藝》（1994年），頁89。

自出機杼，終於「融會百家之長，完成自己面貌。」¹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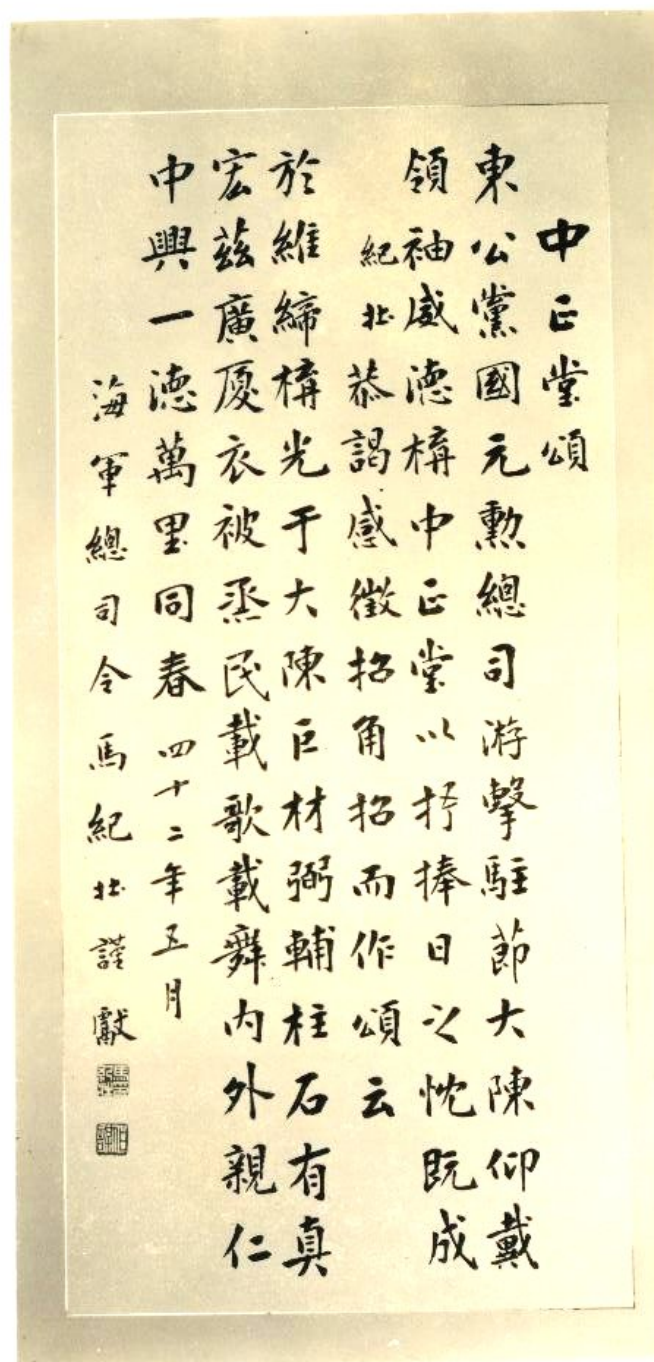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陳其銓《楷書為馬紀壯代筆中正堂頌》，1953 年，張月華女士藏。此陳其銓任職於海軍總司令部（上校）時代筆之作，魏體莊重精嚴，可見壯歲兼能各體書一斑。

甲骨文書法，乃民國以後始興之書體，精研之，可以明文字源流；書寫之，可以標誌新體，此明智君子所以相與探索，絡繹不絕也。陳其銓自述三十歲前即

¹² 姜一涵：〈陳其銓先生書展觀後〉，《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》（弘道書藝會，1986 年），頁 4。

已遍臨篆隸，進而精研甲骨，四十三歲（1959）獨挑大樑，為時賢所撰甲骨文集聯一一親筆書寫，展出於國立台灣藝術館，成為書壇重大紀事。觀其所作，蒼勁高古，兼揉刀筆趣味（圖3），王壯為稱其「勁拔」，與董作賓還原毛筆書寫情狀，作法不同，並可傳世。



圖 3 陳其銓《甲骨文集聯》，1989年，28x135cm，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。書風勁拔古雅，用對聯方式，輔以釋文，宜於推廣，是陳其銓表現甲骨文的用心所在。

追求行書境界，據陳氏自稱，乃畢生嚮往的最高目標。從早期以王羲之為師，

筆致妍美，中期（約六十歲以後）參酌碑意，風格漸進趨古勁，晚期（約七十歲後），繁華褪盡，真淳乃見，筆簡而神逸，蓋已不顧流美，達於先生自言「最高形式就是沒有形式」的境界（圖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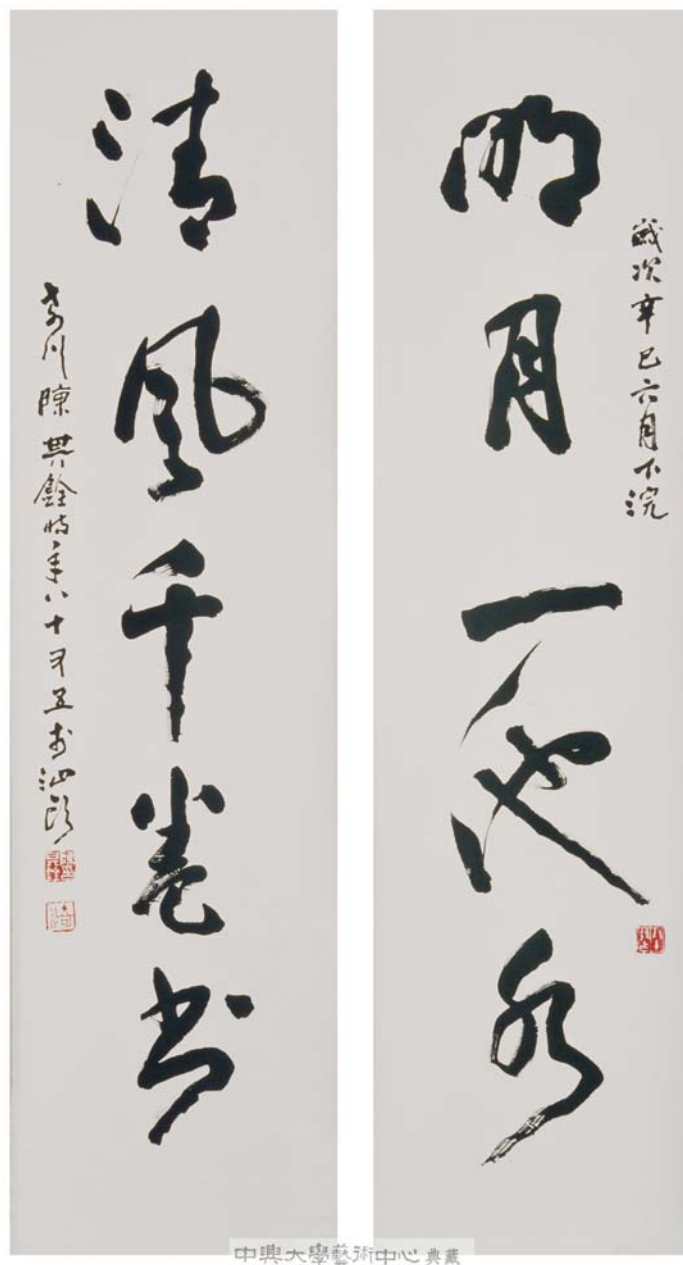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陳其銓《行草書五言聯》，2001年，33x137 cm，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。脫去二王形跡，返璞歸真，自成一格。

「綜書體」，前引陳其銓自述學書歷程，猶未提及，後來反而超越其它各體，成為創作總匯的代表性書風。開始的時間約在一九八九年，先生七十三歲，正當各體書法老成，書論會通之時，思索變古開新之道，提出以下的見解：

書法是以線條為主，無固定形象，有一定原則——章法統一，風格協調，保持重心。能夠把握原則，即可隨意揮灑或創新。也就是，在固定字體(篆、隸、草、真、行)中創新風格，因為變是藝術的最高境界¹³。

以為書法創變之道，仍須在固有的各式書體中運作，只要把握重心與協調的原理，即可放手揮灑自出新意。因為書體演變，自甲金篆隸以迄各家書體，從無一成不變的形象，線條卻是跨越時代，永恒魅力之所在，所予書家的發揮空間，千古一同。

這段話應該放在書法理論史的座標上看，才顯出它的價值。就像趙孟頫為矯正南宋以來輕縱之弊，提出「結字因時相傳，用筆千古不易」，強調用筆之要，以振拔書風，為往後五百年書法發展定調。陳其銓的「書法以線條為主，無固定形象」，則是突顯線條的重要，用這一現代名詞來回應民國以來漸趨式微，至今尤為狹陋的書法氛圍，身為書壇大老，思索如何打開一條活路的創新宣示。在此原則下，類似時興的「創意書法」，只要能鍛練出好的線條，在既有書體中揮霍，皆在預期範圍之中。

陳其銓自己的做法，則是在一張作品中，集合「以篆隸為主，配上章草或漢簡風格的行草以及魏體楷書」而成。初期之作，體勢詰屈，頗具奇趣，細審其結體，果見篆隸成分最多，逐字看去，篆則篆，隸則隸，分別部居，各安其位，再以行草書相間流行於其中（圖5），與鄭板橋「六分半書」確有幾分神似，所不同者，老筆與秀穎之異耳。後期之作，純以神行，目中無全紙，筆下無箇字¹⁴，篆隸書體字數比例減少，即令有之，亦以行書筆意化解原字形體的拘束。通篇一氣，風神完足，蓋已渾然成章矣（圖6）。此時顯與「六分半書」分道揚鑣，卓然成為獨立書體，為民國書壇創格增添新頁。

茲以興大藝術中心典藏陳氏最後遺作《陋室銘》（2003），與前此十年所書同

¹³ 鄒多悅：〈當代書壇重鎮陳其銓教授訪談記〉，《陳其銓教授隸碑墨跡選集》（2003年），頁113。

¹⁴ 嘗側聞先生自言，每作綜體書，一氣呵成，未曾先打草稿，時約1996年。

一內容對照：損篆隸而增行草，筆勢由遲澀轉為疾澀，遞變之跡宛然，可見奇川先生之學，學無涯涘，老而彌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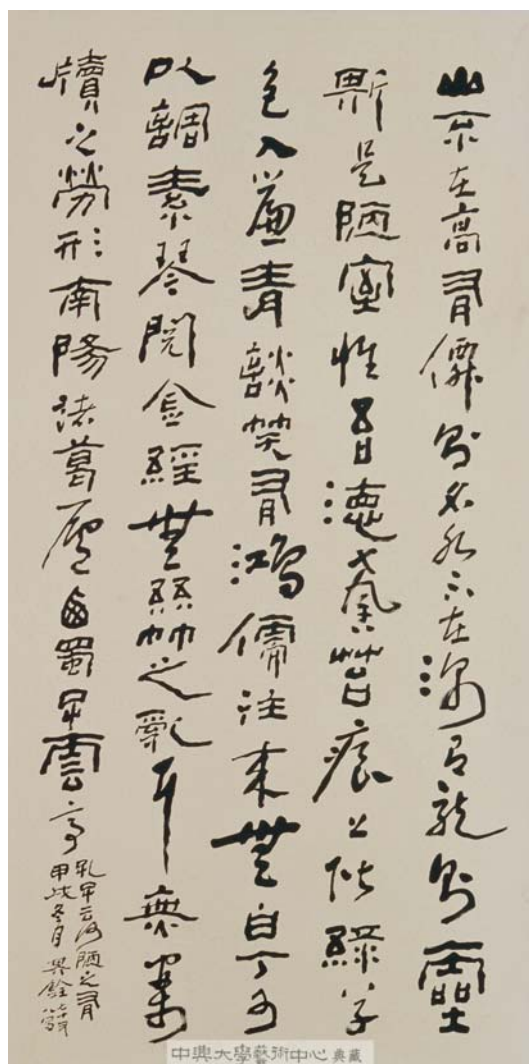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陳其銓《綜體書陋室銘》，1994年，69x137cm，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。綜體書初期作品，明顯的「以篆隸為主，他體間之」，與後期書風大有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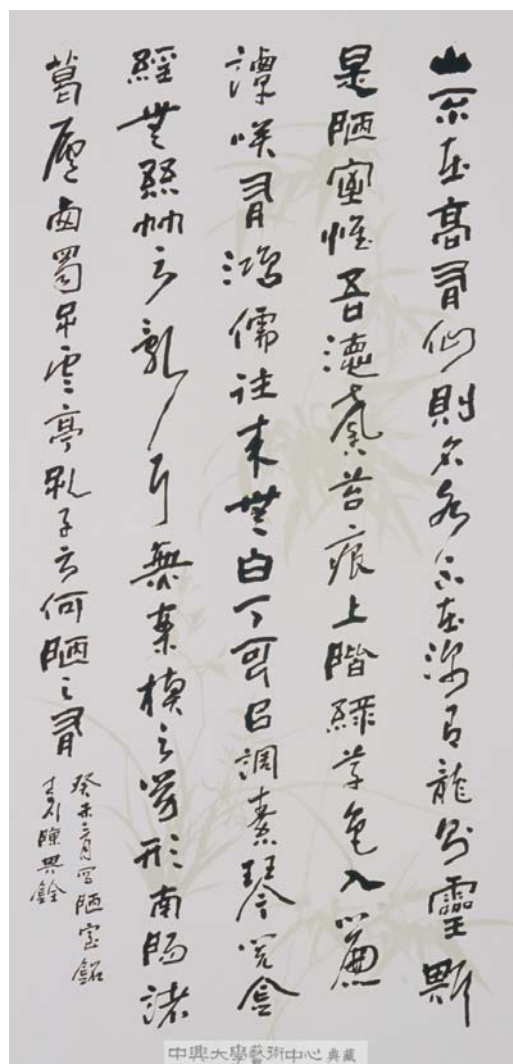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陳其銓《綜體書陋室銘》，2003年，68x134cm，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。為典藏目錄中紀年最晚的一件作品，各專集中未曾收錄，彌足珍貴。此作可見陳老病痺前書作猶精神彌滿，世俗有謂暮年之書衰頹，此想當然耳之辭，其實非也。

今人評書，常以某人「兼擅各體，尤精某體」褒讚之，且不說是否違心作論，果如其言，亦得嚴格檢視，以免過譽。雖然個別書家專攻或博通，本不在長短計較之列，快意自適者，以專精一體為已足，文人書家大多如此，有何不可；兼擅

各體，欲罷不能者，專業書家理當任之，不如此不足以厭其意。對於以弘揚書道為己任的陳其銓而言，亦唯有功勤精悉，諸體並陳，以期因材施教，示範後學；進而成一己之面貌，樹立一家之風格，如此傳揚書道，有如趁風張帆，日起有功。

第四節、傳揚有術—組織與出版

陳其銓闡揚書道的另一砥柱，就是他在組織方面的長才。

相對於古代和近代書壇而言，結合志同道合之士，致力於共同目標的達成，無疑是書法走向當代的一大特徵。如果把眼光聚焦在民國五十年代，可以發現它還指向更為深遠的文化意義——一種史無前例的書法共同意志的呈現，為「復興中華文化」而攘臂捍衛書法正統，藉以區別海峽對岸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書法命脈的斷喪，這是書法史上從未出現的零合局面，它不只是夷夏之辨的問題，而是毀壞與存續的大問題。事後證明，大陸經此一役，「中國書法家學會」遲至一九八二年成立，足足比台灣「中國書法學會」慢了二十年，由此可證當年有識之士集體意志的顯發，並非無的放矢，而是站在歷史文化正確的一方。這段史實來到建國將屆百年的今天，連同其他藝術領域的特出表現，藝文界理當一併予以更多重視。

早於「中國書法學會」的籌組，對此時代氛圍最先做出集體響應的，當推陳其銓於一九六二年主導創立的「台灣省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」，時由省府各廳處主任秘書聯合發起鼓吹，參加者多達三百餘人，極一時之盛。除了定期臨池學書，還舉辦名家聯展、演講以及出版教材，凡屬拓展學員視野，提升研習水準的規畫，按部就班一一開展，堪稱書法組織推廣的最早範例。

不諱言地說，以當年省政府所居台灣政治的重要地位，官員登高一呼百諾，確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，謝宗安(1980~1997)嘗謂先生之於書法，是「天上掉下來的¹⁵」，不知是否意有所指，許是恭維他優於並世諸公的機緣罷。省府同仁出處動見觀瞻，或晉升至中央膺任要員，或外放任職於公教界，一以傳十，十而傳百，

¹⁵ 謝宗安與陳其銓談書論藝，曾說：「你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我怎能和你比？」陳其銓回憶道：「爽朗和濃厚的皖南口音，至今印象猶十分深刻，究竟當時是有意調侃我呢？還是高抬我？好朋友的關愛，總令我永久感念與時時惕勵。」語見《弘道書學會專刊》(2002年6月)。兩公對話富有機趣，陳氏自忖之言，有長者氣度。

有形或無形的助力獎掖書法，擴散出去的能量殆難估算。

陳其銓同時也是「中國書法學會」的發起人之一，擔任理事期間，參加代表團出國交流訪問，與時賢共謀，得道多助。文人雅集中，唯一由清一色書法家組成的「八儔書會」，他是最年輕的成員，與同道切磋，書藝精進。一九七九年自公職退休，翌年成立「弘道書藝會」，培育書法新秀，二〇〇二年更名為「中華弘道書學會」，至今仍在陳夫人和門生手中薪傳不止，影響且擴及大陸地區。陳其銓樂與群體相合，感召後學有如此者。

出版方面，《書論選粹》於一九六二年發行¹⁶，在類似書籍不多見的民國五十年代，此書彌足珍貴。書中精選歷代書論名篇，且將近人書法論文輯成「上篇」，收錄董作賓、張默君、陳其銓、杜學知、彭醇士、沈子善、卓君庸、宗孝忱、王壯為、石叔明等十位名家的宏文，自文字起原、書法流變、書寫技法以至文房用具，跨界蒐集，內容完備，體系清晰，論質與量均不遜於上海書畫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的《現代書法論文選》，而出版時間卻早了二十一年。其中宗孝忱〈書法與民族性靈修養〉，王壯為〈書法藝術與書法應用〉兩篇具有鮮明論點，接近今天學術論文的形式。彭醇士〈學書昧言〉則是惜墨如金的素翁難得一見的論書之作，文獻價值甚高。以上諸公所作俱一時之選，原來散見於今已絕版的書籍期刊上，若非輯錄，恐被遺忘或竟散佚不傳。

出版實用書法教材，以利教學，陳其銓所編《中國書法概要》¹⁷自一九六八年初版至一九七七年四版，習書者幾乎人手一冊，打破前此書法專著的紀錄。該書介紹各體源流及書寫要領，條理井然，嚴選插圖之精彩豐富是一大特色，共收甲骨（9）、金文（10）、篆書（24）、草書（31）、正書（24）、行書（36）、變化（14），合計一六四圖，一本小書得以如此，堪稱異數。其中「變化」一章，列舉清代以來鄧石如、鄭燮、金農、伊秉綬、陳鴻壽、何紹基、吳熙載、趙之謙、沈曾植、吳昌碩、曾熙、康有為、吳敬恒、于右任等十四家作品，代表編者對書法創變有成的審美標準，具有學術研究與參考價值。這一體例，至今尚未在其他

¹⁶ 《書論選粹》（臺灣省政府同仁研究會出版，1962年）。

¹⁷ 陳其銓：《中國書法概要》（台北，中國美術出版社，1968年11月）。

書法概論的書中看過，權威的樹立，豈偶然哉。

計畫性出版個人專集，陳其銓的做法頗引人矚目。除了一體成書的《甲骨文集聯》外，自六十二歲（1978）至八十七歲（2003）逝世，二十五年間出版專集八種¹⁸，平均三年出版一本（不含抽印本，臨本、單行本），在朋輩中應居冠軍。一個書法家風格成熟以至變化出新，可於歷年專集中一一尋繹得之，捨陳氏不做二人想，加上專集中經常附錄相關評論和作者的文章，為後人研究提供了便利，目前見到以他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至少四本¹⁹，明顯超過其他名家。

把整理保存作品當成一種習慣，使得作品在他去世後仍能延續出版效益。二〇〇六年由台灣文獻館展出並出版《陳其銓手札遺墨集》，內有少壯時期作品多幅，天然秀出，筆姿穎悟，不負夙慧之名。這些墨札以及其它作品與文物共四五〇件，二〇〇七年由家屬無條件贈予中興大學，校方特別成立「陳其銓書道紀念室」永久典藏。本人有幸全程參與，感於奇川先生德澤與家屬託付之重，收存以來，已完成拍攝、數位建檔工作，並製成光碟，分贈書界，務期推廣，以稱先生平生之志。二〇〇八年大陸文物出版社出版《陳其銓書法集》，書中作品泰半即出於此。

如今回顧二十世紀台灣書壇，大老們典範高懸，風徽長存，其中雖有書作等身，無慮不傳者，但不可否認，大部分書家終身只有一本或竟沒有專集存世，只能從老舊期刊中挖寶，成為建構台灣書法藝術史的缺憾。許多文人書法家的不以為意，有其瀟灑不羈的人格特質，值得尊敬，卻不免可惜。陳其銓周密出版的完美紀事，連同他的組織步驟，擴大社會參與，給予吾人啟發，值得借鏡。

¹⁸ 陳其銓生前所出版的個展專集，計有《奇川書法選集》（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78年），《奇川墨蹟選集》（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83年），《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》（弘道書藝會，1986年），《陳其銓書法展專集》（台灣省立美術館，1995年），《陳其銓八十書法展》（台中市文化局，1996年），《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》（國立國父紀念館，1998年），《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集》（中華弘道書學會，2000年），《陳其銓教授隸碑墨跡選集》2003年。

¹⁹ 有關陳其銓書法研究，專書中一章或期刊中單篇散論，兩岸書界屢見不鮮。碩士論文至少有以下四本：鄧菽菁《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》（中興大學中文所，2005年），翁坤山《陳其銓書法藝術研究》（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所，2005年），李弘正《陳其銓綜體書法研究》（台灣藝術大學書畫所，2006年），陳彥甫《陳其銓書論及其書風研究》（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所，2008年）。

第五節、書田勤耕—學塾並運，布種培根

陳其銓以闡揚書道爲人生蘄嚮，一生勤於創作著述，而其至樂之所在，莫過於書道傳薪。綢繆之道，首自學校機關始，嘗云：

透過機關，學校或團體開設書法班，讓書法能迅速在各組織生根發芽，藉著學校教師或公務員以及社會人士的參與，由家長著手，進而鼓勵學童學習書法²⁰。

把根本目標定在學童身上，而學童又由家長引導，家長分布於各階層，難以全盤關照，因此鎖定機關學校和社團，尋求最大的效益，此一見解深入之至，全因熟諳體制運作之實務，不愧公門出身。學童幼而學之，成敗利鈍，端視師資良窳，因此陳其銓對書法師資的養成，尤其重視，曾於省立台中圖書館擔任「書法講座」八年，慕學之士即以中小學校教師最多。陳其銓積極授課的情形，可從當年學員回憶文章中窺見：

陳教授教學相當認真，一件一件批閱、講評，並以硃砂筆在旁批示缺失及改進要領，…往往過了下課時段，還在傳道授業解惑²¹。

課室之內師生相得的情景，如在眼前。亦因教材齊備，各體兼施，全套教學方法毫不保留地傳予學員，後來擴及彰化社教館，亦採相同模式，對中部地區中小學書法師資的培育，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開班授課之外，陳其銓也經常應邀至各地演講，據鄧菽菁的統計，自一九七三年歷史博物館演講「書法筆趣」，至二〇〇〇年北京大學演講「台灣五十年來的書法發展與傳承」，共計五十七場²²。地點包括國內各級學校、社教機構，足跡遠至波蘭（華沙大學）、大陸廣東（汕頭大學）、北京大學等地。講題涵蓋書體、技法、書史、教學與欣賞，講授內容方面之廣、次數之多，應也是書壇前輩中之

²⁰ 鄧菽菁：《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》（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），頁138。

²¹ 翁坤山：《陳其銓書法藝術研究》（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），頁12。

²² 〈陳其銓演講紀錄編年表〉，鄧菽菁《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》，（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），頁155。

佼佼者。

學校推行教學之外，私塾式才藝書法班，陳其銓也相當認同：

廣開才藝或書法班，使一些對書法有興趣的同好，能很容易地找到好的學習環境。這種私塾的方式，是目前台灣最流行的書法教學型態²³。

類似所說的私塾型態授業方式，書界所知就有北部謝宗安「橄欖齋」、王愷和(1907-1997)「慎獨軒」、李普同(1918-1998)「心太平室」、寇培深(1919-1999)「中國書學苑」，南台灣曹容(1894-1993)「澹廬」、陳丁奇(1911-1994)「玄風書道館」，中部則有陳其銓「弘道書藝會」。早在退休前一年即已規畫辦理「弘道書法寫作研習班」、「弘道書法教學師資班」共十期，每期三個月，學員遍及北中南各縣市，有別於前述學校機關所開講座，這裡冠以「弘道」，自主意味明顯，且可避開以個別齋館為名的私人色彩，較能接引學校機關資源，此所以弘道書會底下未設子會，而聲勢綿長，至今方興未艾。去年與中興大學中文系合辦「二〇〇九台灣地區書法種子教師書法研習營」，參加學員滿額六十人，今年仍將賡續辦理。師資陣容不再限於「弘道」師門，包容性強，算是改良型的私塾教學方式。

陳其銓晚年逢兩岸新局開啓之際，決定將書法教育的重心移往大陸，先是捐贈百件作品予母校廣東韓山師範學院，校方專案鳩工建置「陳其銓書道紀念館」長年開放，百餘坪展覽空間，布置精美，成為該校形象表徵。繼之以規畫書法教程，擬納入正式學分，制度性推動，不期美事將成之頃，遽歸道山。幸有夫人張月華女士繼承遺志，與弘道書學會諸君每年依約前往授課，六年至今，上課學生已逾七千，考核通過獲頒結業證書者八百人。本人曾受邀前往該校參觀，略知書道館規模，目覩教學成果展示，並親身感受學子尊師重道與求學熱忱，多有台灣書法教育現況所不及者。

從學校機關書法講座，戮力開班授學，到兩岸穿梭，「八十再出發」(先生自

²³ 〈陳其銓演講紀錄編年表〉，鄧菽菁《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》，(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)，頁138。

况語)，何苦紛紛爲是？晚年所作〈感懷詩〉七絕一首，表明了他的心情底蘊：

頻年南北逐車塵，心境但隨歲月新；
賴有書田耕不盡，欣看桃李正盈盈²⁴。

原來勤耕書田，栽成桃李，正陳老內心喜悅之源泉，以此忘疲，樂以解憂，渾不知老之將至。此詩最能覘先生深心所屬，宜置諸一生行誼之首。

第六節、結論

陳其銓幼年時因目覩弘一法師在家鄉開元寺弘法，信眾景仰從風的景象，深植心中，了解至道之所凝，非有至德之人，無能爲役；而佛法既非常人所習，儒道下學而上達，尙可勉力爲之。於是一生致力於以書弘道，己立立人，自髫齡以至終老，未嘗一日廢離。

唯其以書道弘揚爲終生之志，覃思闡學，樹立了以道爲尊的中心思想，不僅呼應學術思潮，延續書法正傳，且連篇累牘，發明書法與人生的關係，自成書論特色。理論既陳，繼之以創作張本，精研各體書法，而以甲骨之勁拔，隸書之古樸，行書之簡淡，以及暮年「綜體書」之大成，著名於時，爲教學與推廣，蓄積可觀的能量。

組織與出版，尤所擅長。率先籌組「台灣省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」，揄揚書教，步驟明晰，成爲範例；發起成立「中國書法學會」，順應世情，早於對岸二十年。且於出版書法圖籍，提供學子正確入門之書；印行個展專集，記錄書風變嬗之跡，種種作爲，皆有先導之功，足可垂範於後世。

至於誨人不倦，以布種培根爲樂；勤耕書田，欣看桃李盈盈；手創「弘道書學會」，惠愛及於大陸。而胸襟豁達，慨捐作品予大學典藏，流風遺韻，長在人間。其於書道之闡揚，豈止鞠躬盡瘁而已。

²⁴ 陳其銓：《綜體書感懷舊句七絕二首》，收錄於《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》（台北，國立國父紀念館，1998年），頁82。

二〇〇八年，北京「文物出版社」繼啓功之後，為先生出版同等規格的《陳其銓書法集》鉅冊，意與大陸國寶級書家並列，對其書學成就肯定，達於書史高度。回顧台灣書壇百年，省視陳其銓闡揚書道的統系，實有足多者。